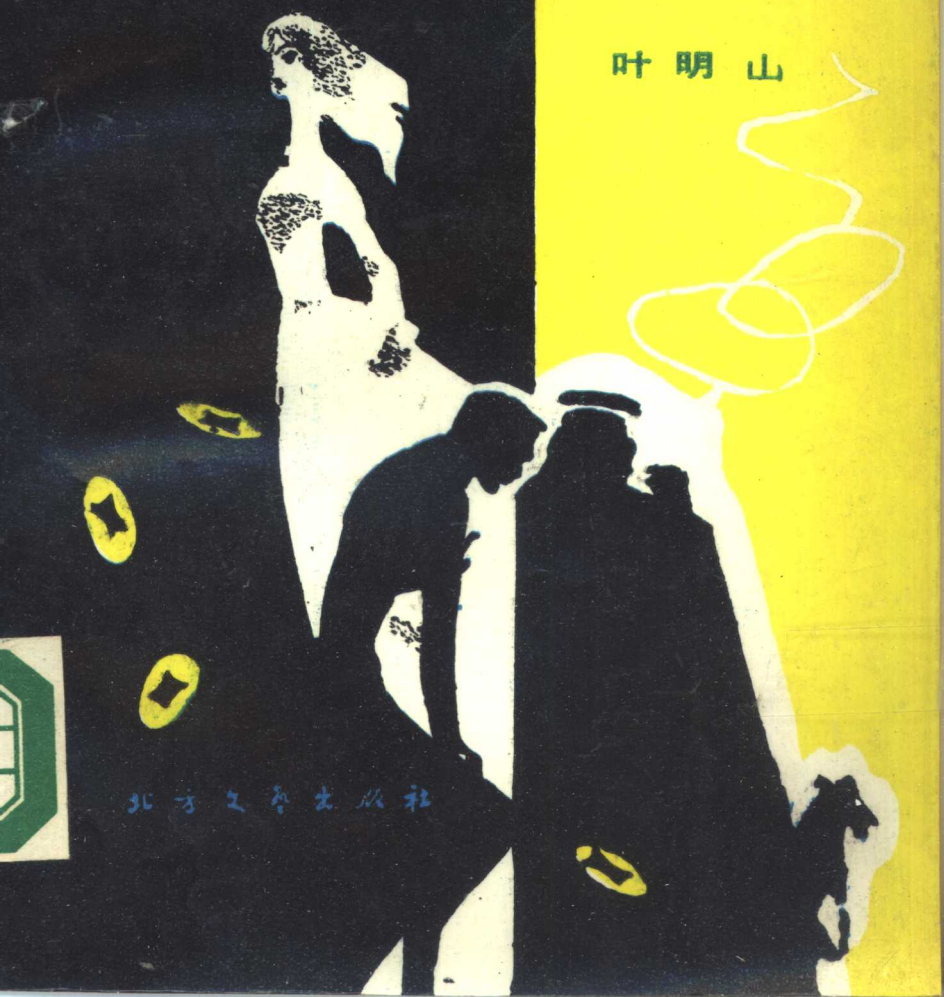


怪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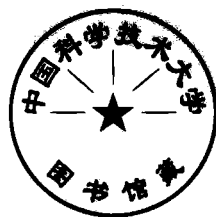
叶明山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怪物

叶明山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89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杨雪平
封面设计：姜 录

怪 物
Guai wu
叶明山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双鸭山市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9 14/16·字数200,000

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9,804

ISBN 7-5317-0221-5/I·222 定价：3.00元

寻人启事：谁找到怪物的母亲，赏金条三根，银元八百。

那么这是一本指导寻人的书了。你读了它，或许走运了，致富了.....

第一回

善记棺材铺开张这天，一团糟。败兴败到南天门，倒楣差点倒进阎罗殿。二伙计汪水边爬到枫树梢，挂好二丈五爆竹，噼噼叭叭才炸了三尺，龙大铁就要他的保镖袁石头试试家伙，半里路外一声枪响，果真拦腰打飞了那欢欢喜喜响连天的东西。

老板白黄牛正在铺子前笑脸恭迎着贺业的三朋四友，这一枪一下子把他打死了——至少也是打僵了。黄眼珠转不动了，阔嘴巴张不开了，他娘的，连两条腿筛猪糠都不会筛了。他直僵僵地一边歪，幸亏管家伙计王五眼疾腿快，手扶臂抱腰杆子撑，他才没象一扇墙铺到地上。

贺业恭喜的人儿，惹不起可躲得起，碰翻了太师椅，攮掉了水烟袋，踩粉了方片糕，放闸了盖杯茶。火纸媒子烧得八仙桌嗞嗞响，人是哗哗地溜。

白黄牛靠在大门扇上，并手并脚傻眼睛，象等候捆绑杀头。在这龙虎镇，他算得出头角色，一把狠手，只有龙大铁叫他舔鼻涕，他不敢不连绛红色的舌根儿都得伸出。那点人生味道，大概就比闻婆娘裤裆还难受了。给这姓龙的当三孙子，早在二十二岁就开头了。那年，他娶到了唤作花大姐儿。

花容，闹新房的亲亲友友，四舍三邻，直闹到报晓公鸡叫昏了头。好不容易才送清了这些贵客，急不可耐叭地关严了房门，刷地抽掉了裤带，就见红漆锃亮的站柜，两扇门儿哐地打开了，一会儿是院中什么抗敌队队长，一会儿又是什么二三十条枪司令的龙大铁，一身好功夫在里面窝了多时了，这杂种用盒子枪头对着他，行了，花大姐的初夜权，就在他这条男子汉眼皮底下交掉了。事后，他比花大姐还会哭会嚎，那副惨相，如鬼魂附身，撵不掉赶不走，什么时候见到龙大铁，都要原模原样再现一次。尽管花大姐有一回对他说，龙大铁也没搞到真姑娘，她的“初夜”三年前就在无锡丢掉了，白黄牛心里还是不能好过些。

白黄牛目瞪口呆地等待着这没心没肝、反复无常的龙大铁打家劫舍，洗财杀人，却是一声枪响后不见人来，熬了一袋烟工夫，倒是对街福记米面坊老板虎上山，带领四五个大小伙计，不紧不慢颠了过来。白黄牛和虎上山是宿怨家，有过十回二十回大小过不去的事儿，这家伙现在要干什么？鼓要破狠擂？墙要倒狠推？老子白黄牛，一口气还没断，一腔血还在流，先跟你拼个死，倒留个好看场，好声名，身埋三尺土，骨传百代香呢！

虎上山哪在乎这些。他正为对街新开张的棺材铺儿气得牙根疼，肝火烧黑了心，狠不得立即风高夜黑放把火，让那棺材铺真正成为一口大棺材，把对头一锅端装进去。你想想，米和面，都是要靠活人吃的，他做梦做不厌的就是婆娘变母鸡，男娃女娃和鸡娃一样，一年生一窝。好婆娘是抵得上好母鸡的，好母鸡能下双黄蛋，好婆娘能生双胞胎。谁家

生了双胞胎，虎上山一律去“洗三”贺喜，带上个伙计，挑二斗糯米半袋面，扁担塞上还挂一只老远就让人瞧得见的扑棱翅膀老母鸡，一片“多子多福”、“儿女满堂”颂扬声中，作一份大礼送上。想发财想昏了头的白黄牛，竟然脸对脸儿开起棺材铺，巴不得全镇上人不吃不喝了，脚一伸，眼一闭，全去困棺材。这歹毒的蝎子！这不吉利的乌鸦！这狗操猪屙的！难怪这几个月算命打卦，都说他要交黑头运，要破财。前些天，那么好的米糠喂养的老母猪，过了一窝小老鼠。昨个儿，一户大主顾一次退回二十担米，硬说米里有牛屎味儿，吵翻了半条街，把名声糟蹋光了……一点没错，全“应”在对门办“污秽业”、挡门相这事儿上了。可怜又是丝毫没法子，人家有天仙般花大姐，送给龙大铁一晚上，就能管一世太平。自个儿婆娘下身短上身长，尖尖屁股脸黄黄……正想得晦气，大惊大喜、十二分意外地听到了那么一声枪响，又二目精神地见到了棺材铺前“跑反”美景，他和打头郑伙计拍屁股一笑，知道事变，瞧着龙大铁打店烧棺材吧。左等右等，象他妈的等了十八代，却不见龙大铁一根鬼毛儿。他耐不住了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领上粗细伙计，正正当当，稳稳重重，有模有样，威风凛凛，叫棺材铺怎么开的张，就怎么样关起门……走来了，走到了。

“你算哪个屙的？滚！”白黄牛简直会那七十二变。酸相、苦相、倒楣相、死相，一古脑儿全没了，他腰一叉，腿肚儿直挺，腰杆儿铁硬，两眼珠分明是枪膛里两颗子弹头。

要是没响那么美妙的一枪，虎上山真是上山虎了，他现

在是下山虎，又饿又凶：“你给老子关门！你扫了我的吉利，败了我的风水，挡了我的门相！你我是活克死、死克活，今天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！关不关？”

“哼哼，问问街前街后，你牛爷是长大的还是吓大的？”

“吓唬你？老子还没那份闲工夫。伙计们，给我从门口照直往里砸！”

一场开打开始了。按说两边应该势均力敌。米面坊老板、伙计，一共十个人。棺材铺伙计、老板，也是人十个。无奈米面坊办得有年头了，伙计都养“家”了，帮老板下手，卖命，是狠心真干。棺材铺才开张，伙计里虽说站柜台、管帐房、搞采买有昔日把子兄弟，可木匠师傅们却全是刚雇来的。木匠们想，谁晓得日后老板待我们这些淌臭汗砍斧头的如何？龙大铁又翻脸打起了枪，更有了树倒猢猻散的危急，哪个愿意下毒手，尝苦果，遭利害？于是那白黄牛豁出身家性命打，也挡不住虎上山一伙：先是一对贼亮的国漆大门，被米面坊两个伙计从碓房里扛来的大碓锤，一人一家伙，夯个稀巴烂。接着砸帐房，从柜台到钱柜，连一本帐簿、一粒算盘珠子，全不留囫圇的。再接着砸仓库，三十具八料杉木棺材，一律头等货，也照旧抵挡不了碓锤，全都粉身碎骨。这真比把白黄牛自个儿砸成烂泥还疼痛，他又有什么法子呢？虎上山协同四个伙计，把他按在地上骑在身上，哪动弹揍哪儿。

正砸得起兴，打得热火，空咚响，喇叭声，一下子停歇了。一声喊：“龙大爷！”就儿子、孙子两大排。米面坊的

人儿，棺材铺的人儿，全是胜不骄、败不馁，一秒钟之内整顿出必要的音容，齐齐站两排儿恭迎着龙大铁。

这龙大铁并没有什么英雄相，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气概。只不过个儿高点，腰板粗点，粗腰板顶着个小头小脑，很滑稽，高个儿配着一副罗圈腿，实在难看。就是这么个熊样子，既能在国民党里当官，又能在山上当王，还能在乡里镇上当爷。

龙大铁被八名护兵拥着，把稀里哗啦的棺材铺里外看了看。白黄牛一见，捉摸出一点滋味，哇地一声嚎起来。

“哭屁！”小脑壳、扁嘴巴的龙大铁，声如钟磬。

白黄牛揩泪水都没时间了。就听龙大铁又说：“虎上山，给老子砸啊，大爷还没见过半途而废的英雄！”

虎上山那一点儿疑惑，一下子淘进大海，扬在天空，他一边忙着给龙大铁叩头，一边忙着打手势指导伙计。行了，两袋烟工夫后，连白黄牛自个儿上吊，也没棺材困了。

“好，好。”龙大铁小眼睛笑眯眯地带着卫兵，叽叽嘎嘎踩着破烂，向门外走去。走到门口了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，这大爷就象临时想起一件什么小丁点事儿一样，头也没回随便丢了一句：“上山，把铺子给修一修，只能比以前的好，不能比以前的差。砸掉的头等货二等货一共五十口是不是？还八十，一口不得少。”

虎上山白日遭鬼打了，被打得喘不上气儿，直喊：“龙大爷，饶了饶了！”龙大铁这才脸歪了一下：“嗯，不听话？”

虎上山瞅见了龙虎镇没有一个人不怕、不熟识的那号脸

色，就变成小鸡吃米似地头点。

该轮到白黄牛叩头了。龙虎镇上的人，能给龙大铁叩上个响头，多有福气，多快活。

清平县的龙虎镇，由大街小街前街后街，四条街组成。大街寸土寸金，全是店面、铺面。小街多是住家。白黄牛从大街回到小街家里，两里地，往日要花“烟八袋”时光，今天两杯茶工夫就喜洋洋兴冲冲到了家。

他娘的，身上没一处疼了痛了，根根骨头都要唱歌。喝壶酒，抱老婆睡一大觉，待眼睛一睁，一切就都来了：更漂亮的铺面子，更漂亮的人面子，外加八十口油漆锃亮的新棺材……天上掉下来地上冒出来一般，全送到他面前，让他过目验收。

一壶酒喝得很好痛快，爽爽滑滑洗了胃灌了肠。老婆的衣扣子不大好解，花大姐浪笑着，一点儿不帮忙，趴在床上，故意让男人乱摸乱抓。一人一喜好。她喜欢瞧男人七分醉态和三分急猴儿相，喜欢听男人这工夫哼哼唧唧或呼嗤呼嗤。

“花儿，你行……行行好，让我……快活了，明儿给……给你打镯子。”

花大姐举起一支玉臂，立即要套那金箍儿：“光会吹响器。”

“不骗你。今儿一开张，我就赚下三十口棺材钱。”

“有那本事，还不把你烧死了，疯掉了！”

“不信？好，我明儿带你……呃，呃，眼见是

实……”

花大姐才不听白黄牛那一套呢，知道男人会吹会拍，会虚会假。不过她还是脱个精光，不是为他，是为了自己。不象别的女人，她喜欢和醉醺醺的男人开心。

正在这时，有人踢门：“快点！龙团长等得不耐烦了。”

是洪勤务嗓门儿。扫兴。白黄牛问道：“啥事啊？”

“老事儿，少装佯！”

白黄牛一听，身上一切部件都软掉了。“老事儿”只有老办法：他一件又一件帮着女人穿好衣服，还要一步一步把女人亲自送到龙府。从成亲那天起，这是没敢断过的规矩。

送到了。接下去的规矩是不声不响溜回去。他刚刚“溜”，龙大铁传出话，要他在耳房里等着。

等了好久好久，他觉得长了一头白发，生出一脸皱纹，耳聋了，眼花了，豁了牙齿，龙大铁才打着呵欠，扣着衣扣走了进来。

“黄牛，我说话算话，棺材铺让你开，就让你开。打那一枪，是报警，让你牢记规矩。不错，我喜欢玩女人，不喜欢养女人。你不管发了什么财，当多大老板，我要女人，还是随传随到。”龙大铁三口浓茶咕咚进肚里，来精神了，“你晓得，我是仁义之师，礼贤下属。我不象那些中央军和西塞山的王八羔子，弟兄们打死了，自个儿没命地逃，没命地丢，尸身留给红眼野狗。我的兄弟遇难了，都要收尸收魂。往后就这么定下了，我的部队有殉难之士，统统从你那里抬

上等棺材。”

“龙……龙大爷，这……这我拿不起呀！……”

“哈哈，你他妈就没漂亮过。我龙团长能少你票子？你要是棺材做得不好，对不起我的死难兄弟，到时候可别怪我要你填棺材！”龙大铁预感到这几个月要有几场恶仗，弟兄们送命是怎么也免不了的。

要说这龙大铁也算是一怪。别看他象恶魔王，贼煞星，对他的这个如今编作清平县第二保安团的一团人马，却是义气，真还有点兄弟味道。不管这些官兵做错了什么事，他都一概护着，兜着。上抗下压，左推右挡，带着他的弟兄们过着战乱的日子。他说给每个死难官兵发一口棺材，绝不是讲着玩儿的，一定实打实地办到。

白黄牛现在才真正叫热血沸腾，精神焕发：棺材再不愁卖了，有龙大铁这个打仗魔王当主顾，回去只管狠干吧，别说三、四十口棺材，三、四百棺材也销得出。

回去的路上，他一点儿也不想花大姐了。他只想着再盖五间大工场，再雇二十名木工师傅，每天必须拿得出十口上等货。只消一年，看看老子白黄牛抖出的威风！

盖作坊工场，翻修扩大店铺铺面，雇工，买木料，置办斧、刨、锯、凿……白黄牛毛算一下，要四、五百块大洋。他不敢用法币“毛算”，谁知道那号纸票子到明天一捆钱还能不能买一斗大米！这么一大笔，哪弄呢？

想来想去，龙虎镇上能轻轻松松掏得出的，也只有冯自理了。

冯自理是锅厂老板，曾在南京一所什么机器制造学校上过学，没等毕业就要被紧急分配到武夷山里一家兵工厂。他逃了，在外躲躲藏藏，五行八作干了几个春秋，渐渐地瞧到没人麻烦他了，才壮了壮胆子，回老家龙虎镇。开头几个月，他象个老牌街油子，成天镇子上瞎转游，不晓得干点什么。转游中，他看出来了，在龙虎镇过得了生活的人，无论是前街那个卖“香死你”猪爪子的，还是后街卖“臭死你”卤豆腐的，无论是“活人算得死”的神仙瞎子，还是“死人医得活”的神仙草医，无论……都是凭自身“一技之长”，立足人间，混世无恙的。自己不是学过什么机器制造嘛！龙虎镇这一带，当然不需要机器，可是需要一种与制造业沾点边的烧饭的锅，对了，他就来制锅，办锅厂。起先，只不过小本经营，名气也不大。一年后，创出了“鑫记锅”牌号，畅销二十四县。每日到龙虎镇买锅贩锅的经济人、零担贩子，络绎不绝，煞是热闹。

冯自理把锅造得省柴，耐用，没砂眼，一句话，“薄、精、光”。千家万户都用锅，要让千家万户都传扬鑫记牌子。锅造出来了，怎么销，卖多少钱，全由二姨太金银玉掌管。金银玉也确实有才干，掌管数年，银根丰实，成了龙虎镇首富。冯自理有一房“正娶”，两房姨太，真正的老板娘，里外公认金银玉。

白黄牛要借这么一大笔钱，就得先拜金银玉的石榴裙。谁都晓得，她是天才的管家婆，手丫紧得很，一片铜钱都漏不掉。如何借得？白黄牛一时想不出主意。

眼看着财神爷站在门口，就是跨不过门槛，这多急人。

再说凶神龙大铁也许明儿就开仗火，响一枪就得死人，到时没棺材交货，那不但丢财，还要丢命。

这一晚他唉声叹气地躺在床上。

花大姐的奶头在他嘴角磨来蹭去。

白黄牛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别闹，老子烦死了！……”

“这不是给你解烦嘛！”

“你就这点用场，还能干啥？”

“放你娘的屁！不靠老娘的大腿，你在龙虎镇能有这么一天？”

“好好好，你行，能耐大得齐天盖地。我这里有一件小事就托你办了。”

花大姐叹了一口气：“小事？没劲。”

“借四、五百块叮当响的钢洋。”

“这还算小事？把你卖了，也不值这么多钱！”

“花容，是这样，我要兴大业，干大事……”

“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我跟你说过，我是娘们家，才不问这些呢。”她突然鼻子酸了起来，“你晓得什么是女人吗？龙大铁那个鬼，不知荡到哪里去了！你又半死不活，我真受不了……”

他当然明白这个。自从他晓得她那稀罕至极的一段经历，晓得了她是一只道地的母狗。她还说她是女人呢！不过，他也经常喜欢婆娘是母狗。时下，狗比人用场大得多。

她愈发调情地哼起来了：“黄牛……黄牛……我要……”

“找谁要呢？五百块！”

花大姐真的来气了：“五百块就让你当不成男人了？没用的货，鑫记锅厂五千块也能拿得出。”

对上了心思。白黄牛暗暗上劲了：“人家再多，不是咱白家的。”

“行了，烦人。明儿我给你拿来就是了。”

“神神，你有什么旁门左道，说给我听听。晓得不晓得，鑫记的钱不在冯自理的腰包里，分分毫毫都归金银玉。女人对女人你能使上什么手脚？”

“放你娘的屁！你就这么看待老娘？我若明日取来怎么办？”

“白天你是妈妈，晚上我是佣人。”

“嘻嘻嘻，还差不多……”

花客找到金银玉时，金银玉正在向那个老簿记盘帐。只见这女人算盘珠拨得象流星，发话如快刀切萝卜：“今日实物库存？”答：“一千二百。”“昨晚札帐时现款？”“三千四百三十八万一千六百九十三元。其中六百二十四万三千零四十二元是当日进款。”叭叭叭——咋！三千四百三十八万一千六百九十三元，就换算成某个数字的银洋了。接着是賒帐复核、进货总付……于眉毛纵横中，于鼻腔哼嗤之际，一一审理完毕。然后哧哧哧、哗哗哗，纸币和银元各自归笼。花大姐象看西洋景，一声不敢吭。

金银玉没抬头，却也早知道花大姐来了。她有一个习惯，算帐时，任你什么人物，一概看不见。初时人家怪她，

后来人家便传颂她了。

足足半个上午，金银玉才疑心重重地忙完了事，随便点了点头，算是对花大姐极大的招呼。

花容想，这是个很会拿架子的女人。一眨眼工夫，她天才地更变了主意，定下了新招：向这号女人乞钱不如讹钱，借钱不如要钱！

金银玉还在前边头也不回地趾高气扬走着，花大姐已经在后边拿准了情绪，练好了架势。

两人进了金银玉幽雅的小客厅，花容眼光挑剔着，选准了正座，径自坐下。一坐下，及时翘起了二郎腿。

金银玉果然眼露几分疑惑，接着惊讶，然后摸不透了。这不就是白黄牛家那个作为龙虎镇人私下消闲谈资的花大姐嘛！她又有了什么造化，竟在真正的阔太太面前摆起威风来了，难道龙大铁要明媒正娶她？

不管怎么着，金银玉倒真留心起来，小心起来。她吩咐女佣摆上果点，沏上蜂蜜茶。女佣想，这又是哪儿冒出的上宾？

花容抿了一口茶，拣了一小块方片糕，边品着，边神秘秘地东张西望。金银玉料到真要有要事了，她挥走了所有佣人、听差，说：“大姐怕是有什么事要关照小妹？”

一句话，提醒了花容，看看，差点儿节骨眼上办坏了事。她原想，借着相好的龙大爷讹这小婆娘五百块银洋用用，办法是羞耻点下作点，人不丑中丑，怎能人上人？除此，她花大姐又能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！她打算告诉金银玉，龙大爷把她弄出妇科病，要五百块大洋才能医得好，大爷说，人

是我弄坏的，钱由鑫记锅厂掏。龙大铁派的款，鑫记锅厂敢不给？现在才想起，鑫记锅厂真敢不给呢。原因是冯自理吃尽了亏，今年忽然软中有硬起来，他对保安团团长龙大铁说：“龙兄要是让我把锅厂惨淡经营下去，我愿支持龙兄部队四分之一军饷，年头就付，两清两讫，我无分文拖欠，你也不分文追加。龙兄若不准，我只好倒闭，卷家外地谋生糊口了。”龙大铁怎么愿意轻易白白丢掉鑫记锅厂这位财神呢！怎么能白白丢失额外一笔财富呢！他当面一口应承了条件。谁都晓得，龙大铁那人，你说是茅缸里石头也好，你说是一条好汉也行，他在诺言方面，从不回手自打自嘴巴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。答应再无一文银钱追加，怎么一下子又冒出五百块呢？鑫记锅厂会想，这五百块开了头，五千块就有可能紧跟其后。这么一来，老板娘金银玉非但不爽快付钱，还必然把事情捅到龙大铁那里。那时，她花大姐就得跪着求龙大爷饶命了。

花容到底还有几分神思、鬼才，到底是非凡地操练过人生，见过世面、场面，她从这位二姨太的一句话里发现和惊醒，又马上有了个堪称一绝的主意：“银玉，一条街上，你是发财人，我是贱妇人，见面不多，贴心很少，不过我还是暗地佩服你，仰慕你，你给我们女人争了光争了气，树了声名树了碑。谁知大树招风，好人招灾。我现在是冒着身家性命给你通风报信：那个不养活女人，专门点名要女人、分派百姓送女人的龙大铁，最近突然转了念头，他要娶一个能共谋军机、共商大计的聪明精干女人做小老婆。昨天晚上他在枕头上对我说，他想来想去，方圆几百里，能胜任的就是